浩亭集

共二

河浩亭集

浩亭先生文集序

在昔麗季我先祖牧隱先生文章德業爲世冠冕典文衡知貢擧儲養簡拔人材輩出名賢忠碩莫不受公鑪錘籍公吹噓時則有文忠浩亭河公即門下一人而中至正乙巳科在樞衣之列者盖三十年公入我 朝位上相開濟洪業佐理太平鍾鼎旂常光爭日月笙鏞黼黻賁飾淵雲豐功偉績掌故家往往言之獨其文獻之足徵著述之垂後者年代寖遠屢經兵燹散亡遺佚百不留一文苑好古之士莫不惋惜焉一日予公退閒居有二客叩門袖示一冊即公之

遺稾而殘膏剩馥收拾於國史野乘之中彙成一編者也予因得而卒業其文典重簡雅詩尚宋調平鋪渾厚可以彷想其氣像至若心性說貫羲易太極之理承濂洛關閩之源可作當世儒宗百代師表嗚呼盛矣一臠足以知全鼎何必卷帙之多為客徵予弁卷之文謂公撰我先祖繫牲之銘噫公之於我先祖座主門生之誼不啻若孔李之世好則予何敢以不文辭客名聖圖龍圖即公後裔其追先闡美之誠亦不可不記爾

嘉善大夫行承政院都承旨兼經筵參贊官春秋

館修撰官藝文館直提學尚瑞院正原任 奎章
閣直閣鵝城李景在撰

浩亭先生文集序

浩亭先生文集目錄

五言律詩 凡五首

又

五言排律

七言絶句凡二首

七言律詩

卷三

記

贊

祭文

說

教書

啓目

卷七

浩亭先生文集目錄

浩亭先生文集卷之一

世系

河拱辰 晉州人高麗顯宗朝以尚書左司郎中奉使契丹丹主拘之使居燕京公多市駿馬列置東路以為歸計入告其謀丹主鞫之公以實對曰臣於本國不敢有二心不願生事大朝丹主義以原之諭令改節公辭益厲遂遇害文宗六年褒贈尚書工部侍

則忠 文宗朝以平章公功拜授尚書工部侍郎

卓回 文科四門博士以親老免官還鄉

挺才 文科翰林學士毅宗朝以十韻詩登第

郎司平章事仍
圖形閣上

南秀
文科通議大夫
撿軍器監

侍源
贈純忠積德秉
義補祚功臣大

邵
文科通議大夫
軍器少尹

允濟
字所開 贈忠勤
翊戴補祚守義

浩
文科

扶
文科

富深
文科隱德不仕
博士以下四世
相繼登第公兄
弟三人亦皆登
第以國制廩其
親

崙
即先生
字大臨奮忠仗

湜
贈純忠補祚功
臣輔國崇祿大
夫判司評府事
晉原君行膳官
署丞

乂
中軍都摠制

匡輔國崇祿大夫議政府右議政判兵曹事晋原府院君謚文貞公行式目錄事

配晋州鄭氏承奉郎豊儲倉副使均女

巨源

贈兵曹判書

協贊功臣大匡輔國崇祿大夫議政府領議政晋陽府院君行順興府事 配

辰韓國大夫人晋州姜氏判戶曹事承裕女

允丘

宗簿令

義同德定社佐命功臣大匡輔國崇祿大夫議政府領議政晋山府院君謚文忠公號浩亭配享

太宗廟 配辰韓國大夫人星山李氏禮儀判書仁美女 先生曾孫縣監公諱厚以下子孫無傳

英廟甲午自先生從玄孫牧使公諱禹治以下至十三世孫諱漢通特許立后

福生
副正

孟寶
號愚溪孝行旌閭學行立祠滄從龍滂冡錄券

仲寶
號竹齋 贈參判

世寶

季寶

厚
縣監

惇
號靜默齋副正

禹治
牧使

文尚
主簿 扈從龍
滂冡錄券

淑
承仕郎

活
號陽菴 贈參議

灦
號守拙齋

頌
主簿

頫
察訪

世瀛

鑑

鐸

再龍

台龍

晉龍 以孝行英宗朝自上給復

翼龍

興龍

繼龍

漢通 承英廟特教立后奉先生祀

漢晶

慶錫

必永

鍾赫

漢文

漢箕

年譜

有元順帝至正七年丁亥○高麗忠穆王三年

春先妣辰韓國大夫人姜氏得吉夢有娠以其年十二月己丑先生生于晉州飛鳳山下幢南里舊第即今之兵營基也先生所撰鳳鳴樓記曰予少日侍親於幢南里之家去樓二百餘步樓在客舍之南百步許云而晉人至今有言曰觀德堂後有拱辰堂方其設兵營也繼立公廨旋即傾覆故州人議以爲平章公之靈先作此堂則無傾覆之患云堂用平章公之名蓋取拱北之義而欲其靈之依此而安也噫噫其異矣一說云平章公之廳舍一說云平章公之山亭三說未知是否平章公諱拱辰乃顯王朝名臣實先生之鼻祖也

八年戊子先生二歲

九年己丑○忠定王元年先生三歲

十年庚寅先生四歲

十一年辛卯先生五歲

自幼嶷然不類羣兒尹清香堂淮所撰先生墓誌銘曰先生自幼嶷然不類羣兒云而此條未知的在何年姑附于此

十二年壬辰○恭愍王元年先生六歲

十三年癸巳先生七歲

十四年甲午先生八歲

十五年乙未先生九歲

十六年丙申先生十歲

是歲始就學旣授輒成誦先生天質重厚識明而量洪雍容簡默平生無疾言遽色

十七年丁酉先生十一歲

十八年戊戌先生十二歲

十九年己亥先生十三歲

二十年庚子先生十四歲

中國子監試時耆村李大夫其試監也王考晉康府院君文貞公卒

二十一年辛丑先生十五歲

從宗兄獻納君始赴校獻納君即川南處士之曾孫長先生九歲共赴校洪

之講習唱知者五年

二十二年壬寅先生十六歲

二十三年癸卯先生十七歲

從皇考晉陽公于肅州任所時晉陽公服闋起知肅州郡事

二十四年甲辰先生十八歲

二十五年乙巳先生十九歲

春從晉陽公自肅州還本第時晉陽公爲政以仁恕爲本抽斂絕而刑罰省吏民德之及其見代涕泣以送既還公不欲復仕乃與鄉之父老結爲金剛社優遊卒歲秋

登第樵隱李文忠公牧隱李文貞公其座主也聘于夫人星山李氏禮儀判書仁義之女樵隱先生仁復之姪樵隱一見器之以其弟之子妻之

二十六年丙午先生二十歲

受業于牧隱李先生先生所撰牧隱墓銘曰執摳衣之禮者三十餘年云而牧隱先生卒于丙子則未知自丙午至丙子爲三十餘年與○于時樵牧兩先生宗主斯文學士大夫咸出其門於是先生與圃隱鄭先生暘若齋金先生道村李先生陶隱李先生㢱村權先生諸賢深究性理之學因爲道義之交

二十七年丁未先生二十一歲

選入春秋館歷檢閱拜供奉卞春亭季良所撰晋陽公神道碑銘曰登第明年爲史官尹淸香堂淮所撰先生墓誌銘曰丁未選入春秋館登第明年即丙午而此云丁未恐當更攷

皇明太祖高皇帝洪武元年戊申先生二十二歲

試監察糾正

二年己酉先生二十三歲

監檢收司量田劾辛肫門客忤肫罷

三年庚戌先生二十四歲

周旋師友之間講論切磋學問日進先生所撰遊村先生辭詩

序曰始見道村先生於圃隱先生之小軒再見于牧隱先生之草廠結而陶隱邀牧隱圃隱兩先生及道村設小酌置盆梅作海花聯句予亦往參焉惕若齋學吟集序曰予少也遊於牧隱先生之門座客有若圃隱鄭先生惕若翁金先生陶隱李先生自是心竊景慕與之從遊者二十餘年云

四年辛亥先生二十五歲

辛肫誅起拜榮州按廉使鳳凰來棲時監司金湊上治行第一

五年壬子先生二十六歲

召拜考功佐郎先生以榮州拔廳使被召

六年癸丑先生二十七歲

以版圖佐郎察訪交州江陵道

七年甲寅先生二十八歲

除諸陵署令

八年乙卯○稱元年先生二十九歲

拜司憲府持平典理正郎

九年丙辰先生三十歲

陞朝散大夫典校副令知製　教攺典儀副令

十年丁巳先生三十一歲

遷典法摠郎實門閣直提學仍知製 敎自此除職皆兼帶館職移版圖摠郎按廉交州道○秋自幢南里移居于北村梧谷晉陽公神道碑銘曰時倭寇方熾公語族人曰吾鄕西南濱海島寇歲至西南先受其害勢必及邑里宜移就北村以避其鋒至丁巳秋遂挈家結廬于梧谷

十一年戊午先生三十二歲

拜典理摠郎

十二年己未先生三十三歲

陞奉列大夫典校令又拜成均大司成時先生上書宰相曰島夷數至尤親輒入山城不勝其艱令順興府使儒者也乞以自代除父順興俾獲安處宰相義其

言

十三年庚申先生三十四歲

春因先生上書○除晉陽公順興府使階奉翊先是晉陽公嘗受添設官累轉至奉翊大夫禮儀判書故今爲府使因其資先生仍大司成九月

丁皇考晉陽公憂晉陽公之任有惠政民方慕悅而疾作謂夫人曰吾年六十子亦成立有何遺恨況人生脩短莫非天命皆歸於盡只有先後耳勿傷心語竟乃絕卒于理所時先生以大司成聞病備藥倍道疾馳二日而至未及永訣擗踊摧折晝夜不離殯側棺用全木槨用七寸晉陽公以至治辛酉生月二十四日卒享年六十是十二月葬晉陽公于本州北梧坊洞坎山凡喪葬之具一依文公家禮不用浮屠法

十四年辛酉先生三十五歲

起復判典校寺事乞終喪不就時喪制紊弛士大夫皆百日除喪且國家有起復之法而先生獨乞終三年之喪而蒙允先生之忠孝可謂兩全而無憾

十五年壬戌先生三十六歲

十一月服闋除通政大夫右副代言

十六年癸亥先生三十七歲

移右代言尋拜判書典理

十七年甲子先生三十八歲

入密直陞提學○作惕若齋金先生學吟集序先生所撰惕若齋學吟集序曰金先生將奉使遼東予弛以一言告生重違朝命不敢請而去卒有大理之行不克復命嗚呼惜哉云

十八年乙丑先生三十九歲

秋拜簽書奉使如京時太祖高皇帝遣國子典簿周倬等來先生迎接于西北面其還也先生奉謝表偕行周倬等甚禮重之

十九年丙寅先生四十歲

春還國復命

二十年丁卯先生四十一歲

加同知

二十一年戊辰○昌元年先生四十二歲

春以崔瑩攻遼事見放襄州時武臣崔瑩欲興師犯遼陽先生力陳不可瑩怒放之襄州○冶隱吉先生亦歎其攻遼而作詩以自警有身雖從衆無奇特志則夷齊餓首

陽之句夏瑩敗先生得還

二十二年己巳○恭讓王元年先生四十三歲

春復拜同知○秋以永興君事流于光州時有稱永興君王環者来自日本先生以姻戚素知環貌者言其非眞見按于光州○按名賢録畧曰己巳十月諫官吳思忠等彈劾李崇仁誣陷永興君之罪流京山府䟽論近黨附崇仁流竄海府穡亦乞辭職歸長湍別業十一月思忠等又上䟽極論穡立昌迎禑之罪李崇仁河崙徇穡奸計流穡父子崇仁崙于外云

二十三年庚午先生四十四歲

春移放蔚州按名賢録畧曰庚午春諫官又上䟽請置穡等極刑乃佯徙邉諫官復論穡等遂皆流貶繼有彛初之獄逮繫穡等于清州獄方鞫諸囚忽雷雨大作前川暴漲毀城南門直

衡北門城中水深丈餘漂没官舍獄官蒼黃攀樹木以免事聞命放諸囚安置○先生祭陽村文

曰乃值庚午同寵南流上黨遼兩天意孔彰云則先生自蔚州屢徙至清州○時吉冶隱亦以註書見先生及一代名流同時被禍知其國之將亡而辭以母老棄官還鄉道經長湍訪牧隱告其志牧隱以詩贈之先生亦以詩贈之有屈指古人非一輒君今隱冶慕誰車之句

二十四年辛未先生四十五歲

夏起拜奉直大夫全羅道都觀察使

二十五年壬申○我太祖大王元年 先生四十六歲

夏以全羅道都觀察使代還晉州 四月圃隱鄭先生遇害而同門諸賢有若李崇仁李種學李種善及金震陽與長壽或免爲庶人或杖流遠地先生見師友之皆以圃隱黨被禍代還故鄉

二十六年癸酉先生四十七歲

秋再起拜京畿左道觀察使先生自壬申夏至癸酉秋二年杜門不起我太祖起復至再不獲已出仕○諺有之曰杜門諸賢爲震濟安勸起河浩亭黃厖村出仕抑斯諺也其在二年杜門之後至再起復之時乎始定賦役先生始以民戶墾田多少定賦役豪強雖惡之人服其均諸道皆效之遂爲定制力諫止遷都鷄龍山是歲太祖欲遷都鷄龍山既興役先生力諫上從之

二十七年甲戌先生四十八歲

三月復拜僉書中樞院事○爲漢陽治都監後使

二十八年乙亥先生四十九歲

四月遷中樞使與權陽村共觀天庭○七月丁

先妣辰韓國大夫人憂是先夫人寢疾先生時以中樞院事謁告馳馹三日至嘗藥以進先夫人謂先生曰汝父逝已久吾至今未亡足見汝榮養不願歠藥求生也先生涕泣以勸先夫人又謂先生曰人之死生不在老少汝及汝姊俱無恙吾今先逝豈不自幸不須強進諸藥明日卒先夫人以至治庚申生是月初五日卒享年七十六九月葬辰韓國大夫人于晉陽公墓之南

二十九年丙子先生五十歲

四月起復拜藝文春秋館學士力辭不允○五月哭牧隱先生○七月奉使如京時高皇帝以表辭不謹徵我主文者鄭道傳入朝且遣牛牛等官督之時先生爲館伴太祖密訪廷臣以遣否皆顧望以爲不必遣先生獨言遣之便太祖欲遣李至奏使臣謂惟河館伴可以將命請與之俱先生至朝

廷數奏議明事果得解十一月撰牧隱先生墓銘

三十年丁丑先生五十一歲

正月拜鷄林府尹時鄭道傳議舉兵出疆忌先生出為鷄林府尹三月作

李府使詩集序以遺逸被廷舉六月坐事逮巡軍置對春倭酋數人率衆至慶尙請降四月先生與觀察節制諸公議所以處置者主議者失策倭酋遁去六月先生同被失策者之禍逮巡軍置對七月安置水原府○十月得自便

三十一年戊寅先生五十二歲

七月拜忠清道觀察使時南誾鄭道傳爲撫安地忌先生出爲忠清觀察使 太宗往餞其家羣客滿座先生就前行酒先生伴醉覆饌盤皺御衣 太宗怒起先生出謂座客曰王子怒去不得不謝罪遂隨行 太宗入中門內門先生亦隨之 太宗遂疑之隨問曰何爲

先生曰王子事急矣所以覆盤者將有傾覆之患故預告之也遂引入寢室問計先生曰臣受王命不可久留安山郡守李叔蕃可屬大事臣當上鎭川留待事成急召臣遂行九月召拜政堂文學是月定宗大王卽祚先生時以忠清監司被召十月錄定社一等功臣賜爵晉山君○奉使賀建文皇帝登極

建文皇帝元年己卯○定宗大王元年先生五十三歲

十二月拜參贊門下府事

二年庚辰先生五十四歲

四月陞崇祿大夫贊成事○五月判義興三軍府事兼判尚瑞司事○九月陞大匡輔國崇祿大夫拜

門下右政丞兼判兵曹事進爵爲伯○十一月以

定社一等功臣入於勳盟是月太宗大王即祚

三年辛巳○太宗大王元年先生五十五歲

正月錄左命一等功臣○閏三月以病辭拜領

三司事○四月知貢舉取趙末生等三十三人七月改官制

仍領司平府事兼判戶曹事○始請通楮貨睿國

用

四年壬午先生五十六歲

六月獻觀天庭捧進明命樂章二篇上賜教獎諭十

月拜議政府左議政判吏曹事○奉使賀太宗

文皇帝登極（時先生入賀 太宗文皇帝登極知議政府事李詹為之介先生至朝廷共李公上書禮部以為新天子既與天下更始矣請改賜吾王爵命 帝嘉之遣使賜誥命印章）

太宗文皇帝永樂元年（癸未）先生五十七歲

四月奉誥命印章以來侍宴清和亭（先生偕朝使都指揮使高得等奉誥命印章以來 上賜書襃之賜土田臧獲鞍馬先生辭 上曰卿等入奏天子奉誥印以來遺我子孫萬世無疆之休用錫土田臧獲傳諸子孫卿無固辭遂 賜宴清和亭）

作比屋縣館南樓名記（比屋縣舊爲尚州屬縣即今之比安縣樓在館之南通衢名以衢謠乃先生所命名也）奉教修三國史略

二年（甲申）先生五十八歲

六月以旱乞免〇十一月以佐 命元勳冊入勳盟

三年乙酉先生五十九歲

正月復左議政加 世子師

四年丙戌先生六十歲

七月轉聞于 上設歸厚署〇各道州郡量置一二寺餘皆革去時先生以各宗寺社住持多占土田奴婢殖貨冒色蠹財惑衆建白於各郡州郡量置一二寺餘皆革去其土田奴婢悉屬於公 上從之識者稱快始置儒學提調時初置十學儒學其一也〇出東國文獻備考

五年丁亥先生六十一歲

四月拜重試讀卷官取卞季良等七人七月以旱固請避位按海東録日先生以旱請避位上日箋詞切至實乃諫疏予觀方策災異之來非宰相之咎今之不雨罪實在予豈関於卿甲申夏卿以久旱固請避位未幾復有大水之災今日之旱不為卿明矣作平壤趙公詩序趙公名浚開國元勲

六年戊子先生六十二歲

二月陞拜領議政府事○六月上 聽政疏○升顔孟於五聖升子張於十哲以定 校宮按東國文獻備攷先生領議政時入啓升顔孟於五聖升子張於十哲以定校宮方若先生眞可謂有功於聖人之門九月以定 社佐命元勲入於 健元陵碑陰記太祖太王陵碑陵在楊州儉岩山下 太宗大王特命李良開國定社佐命功臣姓

名亦皆并刊之

七年己巳先生六十三歲

奉旨修太祖實錄先生墓誌銘曰嘗奉旨修太祖實錄一十五卷云而戊子二月先生領議政府事是歲五月太祖昇遐九月因山則先生修實錄當在此年故姑附于此

八年庚寅先生六十四歲

九年辛卯先生六十五歲

二月知貢舉取權克中等三十三人侍飲福宴于廣延樓

十年壬辰先生六十六歲

八月復左議政至是先生四秉國鈞

奉教作慶會樓記樓在景福之西即太祖大王所創建太宗大王所命名名樓以慶會者蓋取君臣相遇以德之義

自辨疏時先生以牧隱碑銘事被誣故凡四上自辨疏

十二年甲午先生六十八歲

四月又拜領議政府事時國家倣周官分政府庶務歸諸六曹以先生須議政府事

作晉州矗石樓記樓在州之南江上○鄉父老前判事姜順前司諫崔卜隣等具其重修始末請於先生曰江防之築矗石之營皆子之指畫而樓成之況蒙特旨榮擢一鄉盍爲記以示不泯云云蓋時國家昇平然上心猶以爲吾治未足每降旨日禁用民力故先生以此樓重建事聞于上蒙下旨勿禁

十三年乙未先生六十九歲

夏命名處民樓樓在牙山名樓以處民者盖取為民之意十月又拜左議政〇十二月晉陽府院君神道碑成下春亭李良撰碑銘

十四年丙申先生七十歲

春以故事乞致仕 上不允優先生不朝四月 上許先生就第 親餞濟川亭按晉陽誌 上酒酣作詩以侑之 手寫教書將本州百結田栽賜先生家傳及永世踏御寶而賜之先生下庭再拜而退謂鄉人曰 聖上恩賜老臣 御筆不可藏於私室搆一閣於碧梧堂後奉安 御筆及賜碑文券國有大事必咨焉作 御筆閣〇十月奉使咸吉道 上出郊親餞時 上欲遣使咸吉道巡審 先王陵寢先生請自行 上憫其老而嘉其志 親出郊餞之既卒事將還疾作 上聞之亟遣內醫治疾內廚調膳中官問慰絡繹於道十一月

初六日癸巳易簀于定平公廨○上親臨弔奠

即賜諡文忠道德博聞曰文危身奉上曰忠○訃至上悼甚哭之流涕撤朝三日素膳七日遣禮官賚教致祭且命有司護喪還都殯于京第上及世子親臨弔奠賜諡曰文忠先生哀榮可謂無憾也已矣

十五年丁酉

三月葬于本州梧坊洞先塋東負坎之原是月嗣子郡摠制公自京奉柩歸附于晋州梧坊洞先塋之東遵治命也上命官庀葬事先生自號浩亭有文集若干卷預爲遺文藏之巾笥訓誨子孫纖悉周備且誡以喪葬一依朱子家禮毋作佛事先生既沒而書出一家如其訓墓誌銘成尹清香堂淮撰

二十年壬寅○世宗大王四年

九月以定　社佐　命元勳入於　獻陵碑陰記太宗大王陵碑陵在廣州大母峰下世宗大王特命尹清香淮撰國定社佐命功臣姓名刻之

二十二年甲辰○世宗大王六年

配享　太宗廟庭壬寅五月太宗大王升遐甲辰五月虞畢喪既畢於三年神主祔祔於宗祏功可傳於萬世人主與享於廟庭

神宗顯皇帝萬曆十九年辛卯

御筆閣被燒按晉陽誌御筆閣萬曆辛卯爲李牧使所焚

英宗大王五十年甲午

四月　上下特敎立后自先生曾孫縣監公諱厚以下嫡嗣零替英朝甲

午咸晋門長河應清河鑷甫上言駕前上特命宗孫河漢通入侍下教曰河漢通人物端正

奏對詳明可合大臣立后因下議大臣愼相金尚喆右相元仁孫獻議后上下特教曰故例已多

特許立后可也事啓下禮曹成給立案五月命禮判成給天書

禮制閱百與奏教以先王從玄孫牧使公諱禹治以下至八世孫諱紘龍子謂漢通定給宗孫

上命玉堂以定考妣位造主之禮〇七月命京兆

府推給賜牌土田定社佐命奉誥印乞致仕時前後賜牌土田推給

之意令京兆府行關於該道該邑至於逐庫查實繕成一卷乎草巧值嶺伯遞歸中撤

正宗大王二十三年己未

八月上下教調用嫡長孫時自勳府草記入啓上命該曹行關

該道該邑問嫡長有無嫡長時在咸陽晋牧從以無字馳報江華河龍賓稱以先生後孫至爲初仕

竟坐誣罔削奪十一月 上遣官 賜祭于墓所祭文親製

遣承旨趙弘鎮諭祭

今上四年甲寅

夏文集成先生詩文不爲不多而累經兵燹百無一存慱采乘史謀所以不朽今去先生之沒四百有餘載則實先世所未遑而曾自梧坊齋經始刊役世系昭穆大違於 聖教本意他人贈秩誤刊於附錄末篇自餘訛謬幾至數十条故今自景忠齋更考諸集依例蒐輯爲元集二卷附錄二卷彙成一帙刊行

浩亭先生文集卷之一

浩亭先生文集卷之一

詩

五言絶句 ○戊寅

送鄭竹堂 復周 赴全羅都觀察張相國 子忠 幕郡守李英茂首題贈行詩共和其韻

適値維新日將施有脚春好看諧度罷來與鹿鳴賓

附原韻

鄭氏啓行日全羅再活春願陳長大策善事幕中賓

五言律詩

謹賦感興詩奉呈權陽村 近

邈矣檀君氏鴻荒命始膺箕封施教化燕虜肆憑凌自爾幾離合徒然相廢興欲爲來世鑑無籍可能徵

二

降及新羅始猶爲太素春結繩知歲月立橛辨君臣居柒初開暗文昌欲向眞幸哉王氏作學校漸敷陳

三

先生慕中夏雙翼說初科孰究淵源學爭趍月露華紛紛爲捷徑灼灼各名家珎重韓山老慇懃欲正訛

四

前朝好文士擾擾少眞知吾道實如寄異端因盛馳
峯談方欲闢圖志未能施可惜陶齋子空留數卷詩

五

吾衰今甚矣於道未曾聞簡冊初希聖軒裳欲致君
材踈徒東誇志苦不成文敢請陽村子收功到七分

附次韻

大道寓方冊有誰能服膺庸材甘自棄豪氣好相
凌縱得天資美其如物欲興群邪多勝正此理固
難徵

萬化浩無際四時都在春亶聰雖作后輔弼必資

臣燕石寧為寶齊竽易混眞知人堯舜病九德竟誰陳

邪正難相合賢愚固異科匆憂譽與毀惟務實作華志欲承三聖談宜闢二家哀哉迷似是買櫝競傳訛

明睿韓山伯文章是性知歐蘇才并立籍湜汗相馳園蹟功曾鉄岑摧禍亦施難將成與敗說盡一篇詩

浩亭眞卓立至道已嘗聞正大逞諸子休明遇聖君經邦臻盛治詆佛起斯文多謝沉痾裏佳章幸

見分

五言排律

贈朴經德 仁壽 得嘗字

同年朴孝子不見餘十霜仕宦不求達思親歸故鄉懇懇供子職百歲頤康強親病欲自代豈止湯藥嘗哀哉難永訣泣血向蒼茫八旬如一日敢請無以傷廬墓雖非制孝思見無疆方今重孝理 盛業期虞唐忠臣必孝子竚看扶綱常

七言絶句

贈尹參議鈴平君 垠

坡山中葉出兄弟叅議爲兄掌令弟不使子孫益其過却將田宅讓貧弟

題淸風樓 在廣州

少年曾此一看花老大今來感慨多歲月不留人擲盡眼前風物尚繁華

七言律詩

次權陽村韻

早年豪氣冠同僚積力功成識見高顔樂尋源應介契周圖得緒豈差毫道心經緯同雲谷詩思波瀾壓氷曹違豫彌留人共惜須親藥物莫辭勞

附原韻

領府崇班絶百僚晉山勳望泰山高守持剛正堅如鐵剖析精微細入毫浩浩詞源追李杜巍巍相業鄙蕭曹哀矜老病仁心功來問窮廬不憚勞

共和成獨谷 石璘 贈吉冶隱再韻

溪山勝處結茅廬心跡雙清與物疎懶立難為公信事詩中亦有汝方書傅巖只是初年筭渭水何曾卒世漁屈指古人非一軌君今隱冶慕誰車

題嶺南樓 在密陽

誰搆岑樓上接天壁間題詠盡盧前流年袞袞臨川

曩往事悠悠倚桂邊十里桒麻深雨露一區山水老
雲烟晩來已見斜陽好月滿長江更肆遊

拾遺

解慍亭 侍宴聯句

恩若昊天加 賜宴 臣崙

心如金石更無私 太宗大王

榮川壁上詩○詩不傳出晋陽誌先生知榮川郡事時嘗留壁上詩後懽花山攀

及諸賢多以此題詠

高靈題詠

挾城多老樹種藕有方塘

尚洲

沙伐舊蠶猶勝景徐羅遺俗自淳風

善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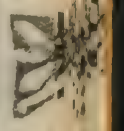
喬木參天歲幾千一區山水好風烟

梅花聯句○詩不傳出道村雜詩序時陶隱遐牧隱圃隱道村三先生設小酌置盆梅于前作梅花聯句先生亦往參焉

菊花詩○詩不傳時先生移家硯井洞去道村龍首山下之草亭不數里贈菊花詩一篇先生謹和之

序

牧隱李先生墓誌銘 并序





中朝進士以理學唱鳴東方位至王國上相者韓山牧隱先生李文靖公而已至正乙巳秋公與星山陶隱先生李文忠公同掌禮闈寯以不才幸以中試執樞衣之禮者三十餘年公之卒也迺緣職事不得往哭于位迄今悲不能已今其季子種善以陽村權近所撰行狀來屬墓銘寯誠恐不足以形容德美然揆諸義不敢辭謹按公諱穡字潁叔號牧隱世居忠清道韓州曾祖諱昌世贈版圖判書祖諱自成元朝贈秘書監丞本國贈都僉議贊成事考諱穀元朝征東行中書省左右司郎中本國都僉議贊成事右文館

大提學監春秋館事號稼亭謚文孝公中元朝元統
癸酉制科詩與文高一世有集行于世妣金氏元朝
遼陽縣君本國咸昌郡夫人以天曆戊辰五月辛未
生公自幼穎悟絶倫讀書輒成誦至正辛巳中本朝
成均試年十四戊子稼亭先生在元朝爲中瑞司典
簿公以例補國子監生員學益進庚寅稼亭還本國
明年正月卒公奔喪終制癸巳夏魁本國禮圍試授
肅雍府丞秋中征東行中書省鄉試第一甲午春會
試京師對策殿庭大爲讀卷官稱賞中第二甲第二
名及第勑授應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

修官歸本國頃次王待以殊禮就加典理正郎藝文
應教知制教兼春秋館編修官乙未春爲王府必闍
赤陛內史舍人知制教兼春秋館編修官自此本國
除授皆兼館職夏如京師禮任本院參權經歷公見
天下將亂託以母老棄官東歸丙申秋本國改官制
授吏部侍郎兼兵部郎中以叅文武之選公甞上言
時政八事其一罷政房復吏兵陪選故有是命丁酉
試國子祭酒知閤門爲王府知印遷右諫議大夫戊
戌同僚皆以言事忤權貴左遷王謂宰相曰播非衆
人比也進拜樞密院右部承宣累遷至左承宣自是

叅掌機密凡七年啓沃弘多辛丑冬紅寇陷王京王
南幸公從王捍衛協贊克成收復之功策勳一等賜
以鐵卷癸卯元朝授征東行中書省儒學提舉本國
授密直提學同知春秋館事賜端誠保理功臣之號
自是與聞國政乙巳同知貢舉請行搜挾易書之法
丁未元朝授征東行中書省左右司郎中戊申以判
開城兼成均大司成王欲興復學校改創成均館擇
一時之有經術者分授生徒皆以他官兼學官公每
日與諸學官分授畢相與討論辨析竟日忘倦學者
得以變其舊習儒風一新夏王試九齋生六經義賜

及第七人命公讀卷己酉又同知貢舉請行三塲通
考之法刱王搆曾國公主影殿于王輪寺東岡狹小
其地更欲於馬巖西相地尤極宏壯侍中柳濯等上
書諫止之王怒下濯等獄欲誅之命公製諭衆文公
請罪名王數四罪公對曰此皆既往之事又法不應
死近日濯等上書請停影殿之役雖以此罪之國人
必謂上書之故願王恕之王益怒趣製愈急公俯伏
曰臣安敢爲文以成其罪王怒益甚乃移居宦妃宮
不許進膳翌日幸臣辛旽欲解王怒請王下公獄欲
坐以不從王命公曰臣濫蒙上知自布衣驟至達官

嘗謂有可以補上德者必盡言無隱今王欲誅柳侍
中臣敢盡言者第恐王之名不美於天下後世也獄
官俱以聞王遂感悟放濯等出使謂公曰明日沐浴
而朝予將謝之厥後王益敬憚辛亥知貢舉秋拜政
堂文學加功臣號曰文忠保節贊化王每召公入必
灑掃焚香曰穡之學問中國亦罕其比烏敢不敬九
月丁遼陽縣君憂明年六月王命起復本職公力辭
癸丑冬就封韓山君甲寅秋王薨公自遼陽之逝哀
毁成疾聞王薨杜門不出者七年丁巳加推忠保節
同德贊化之號領藝文館春秋館事壬戌拜判三司

事癸亥復封韓山君甲子加府院乙丑拜檢校門下
侍中丙寅又知貢舉公凡五掌試所取多知名士戊
辰朝廷欲置鐵嶺衛武臣崔瑩挾僞主欲舉兵攻遼
軍渡鴨綠江我 太上王舉義回軍執退瑩等起公
為門下侍中公曰今國家有釁王幼不能親朝執政
者當行老臣敢自請王及國人皆以公老且病固止
之公曰臣受國恩至厚常欲以死報之苟得達國命
於天子雖死猶生遂入朝敷奏詳明 高皇帝優禮
待之寵賚遣還己巳夏還國秋以疾請解繁務乃拜
判門下府事冬恭讓君立有忌公不付己者劾置長

端縣庚午四月移咸昌五月尹彝李初之獄作繫公等數十人于清州將用峻法鍛鍊成罪事將叵測而公以義命自處不爲之動天忽大雨自朝至日中山崩水湧城門壞館舍盡沒問事官攀樹木僅免驛聞于國許皆放還清之父老相謂曰有州來未有水灾如此之劇此殆公等所感也王素知公無他累次召還忌公者輒斥之辛未冬公自咸昌被召還復封韓山府院君壬申四月又貶衿州六月徙驪興七月我

太上王即位忌公者誣公以罪欲加極刑公曰吾平生不妄語安敢誣服死爲直鬼亦無嫌矣語聞

王原之移置長興府同時見貶者多賴公得全冬放
歸韓州乙亥秋遊關東入五臺山因留止 王遣使
迎致仍封韓山伯待以故舊之禮公進見而退必送
至中門丙子夏五月公請往驪江避暑初七日疾革
有僧至欲語以其道公揮之曰死生之理吾無疑矣
言訖而卒年六十九訃聞 王輟膳停朝三日遣使
致祭賻葬以禮諡曰文靖十月男種善奉柩歸韓州
十一月甲寅葬于加智原公禀資清粹學問精敏早
承家訓八齒辟雍博文篤行務盡性理之學及還本
國勉進後生以興起斯文爲己任學者仰之如山斗

掌國辭命數十年恒見稱於朝廷爲詩文操筆即書辭理精到妙絶一時有集五十五卷樵隱博學有識鑑尚論前輩亦小許可獨於公稱歎不置曰牧隱眞天才也平居待人接物渾是一團和氣當官處事論議坊至確乎不可拔及至爲相務持大體略無近名之累平生不治生產雖至屢空不以爲意晚年居閑往往遊山水間以自消遣方外之人有欲從遊者不拒有求詩文者不靳人以是有不關異端之譏然以公達理之明豈不知幻妄之說不足信哉觀其易簀一語則可知已夫人永嘉權氏元朝明威將軍本國

花原君仲達之女元朝太子左贊善本國都僉議右
政丞漢功之孫有賢行能執婦道不以有無關公生
三男長種德推誠翊衛功臣知密直司事次種學簽
書密直司事登丙辰科己巳同知貢擧皆先公卒次
種善司憲府執義登壬戌科知密直男四長孟畭判
軍器監事次孟畇藝文館直提學登乙丑科次孟畯
登壬申科次孟畛司僕直長女二長適瑞寧君柳沂
次適僉揔制河久簽書男六長叔野司宰小監次叔
畦司水主簿次叔當副司直次叔畝工曹議郎次叔
福叔時女適正尹李漸執義男三長李疇二幼銘曰

維韓之英有翼稼亭瓊琚厥辭射策帝庭於赫文
靖實維傳經早入辟雍大播其馨聯中乙科繼踵
玉堂厥鳴益大家國之光歛而東歸師範一方義
理精微上接程張文辭高古下視籍賁道積厥躬
處事安詳德與齒尊位冠巖廊奉使專對見禮天
王來歸乞閑進退其臧維時多艱天意杳茫狼尾
之疐國人心傷泰山之頹行路滂滂嗚呼先生德
音不忘子孫其承福祿未央我銘不諛用昭攸長

圃隱鄭先生詩集序

嘗謂孔子刪詩止于三百篇然而原於天理人倫而

達于政教風俗上自郊廟朝廷之樂歌下至閭閻委
巷之諷詠凡可以感發善心而懲創逸志者無不具
焉則詩之爲詩豈在多乎哉詩變而爲騷騷變而爲
詞賦再變而五七言出至于律詩則詩之變極矣然
而思無邪之一言可以蔽三百篇則詩之道亦豈多
乎哉圃隱先生鄭公以天人之學經濟之才大鳴前
朝之季今其子宗誠宗本以其遺稿來示余且請余
曰吾先子所著詩與文喪亂之中失亡殆盡幸此若
干百篇僅存欲鋟諸梓以傳不朽子之於吾先子平
生相許不淺矣幸題一言于卷端也余感其言受而

讀之辭語豪放意思飄逸和不至於流麗不至於靡忠厚之氣不以進退而異義烈之志不以夷險而殊可見其存養之得其正而發見於聲律之間者亦然矣則思之無邪豈係於詩之正變也哉他日中國有採詩使國之舉則此篇當與牧隱陶隱二先生之集并傳於中國而使中國之士知海東有邦文學之盛矣顧不偉哉嗚呼先生出處始終大致有國乘在茲不贅焉

遁村李先生詩集序 名集字浩然廣州人

昔余始見遁村先生于圓隱先生之小軒新脫逆胣

之禍來自南方其貌莊而毅其氣充而秀其語琅然而確以暢余心奇之再見于牧隱先生之草廠先生敬相待移日余聞其餘論繼而陶隱邀牧隱圃隱兩先生及遁村設小酌置盆梅于前作梅花聯句余亦往叅席末聞其警句後余移家硯井洞去遁村龍首山下之草亭不數里贈余菊花詩一篇余謹和之曰幸遂相從之願未幾遁村病而卒厥後十餘年間圃隱陶隱相繼淪沒而牧隱先生亦且乘化矣獨余幸存至今每念相從之樂恍然如夢中事嗚呼可勝悲哉三隱詩文皆行于世而遁村獨無之余竊怪焉今

其子刑曹叅議之直奉其遺藁來示余曰吾先子欲施所學而官不克達欲行所志而壽不克永不肖孤所以有終天之慟也嘗聞顯親孝之終也不肖孤安敢必哉功欲刋此數百篇以傳諸後世使後之尚論之士知吾先子之名請子幸序其卷端也余聞而益悲之讀其詩頃日所謂克然而秀琅然而確以暢者悉著于聲律之間古人云詩不可以偽爲豈虛語哉道村有三子俱登科以文行著名叅議其長也拳拳以顯父義傳父名爲念其志亦可尚已

惕若齋金先生學吟集序

名九容字敬之安東人

余少也遊於牧隱先生之門坐客有若圃隱鄭先生惕若齋金先生陶隱李先生者視其容儀聽其談論知其一代之偉人也自是心切景慕與之從遊者二十餘年相許之分誠不淺矣金先生將奉使遼東余勉以一言先生重違朝命不敢請而去卒有大理之行不克復命嗚呼惜哉厥後十餘年間圃隱陶隱相繼淪沒而牧隱先生亦已乘化矣每念平生之好不能不涕泗交頤也今余謁告來鄉拜掃先塋留止旬日府判君乃惕若齋之仲子以余爲父執待以厚一日奉其遺稿來示之曰吾先子所著詩與文不爲

不多然以不滿其意隨作而棄之幸此若干篇僅存竊欲鋟梓而傳後知吾先子者莫如子請子幸題一言于卷端也余感其言受而讀之怳然若聆音聲而接辭氣矣嗚呼詩之道亦難矣哉魏晉上作者去古未遠然其不違於三百篇之遺意者鮮矣詩至於唐而唐人之音亦有始正變之異其入於正音者亦不爲多矣况吾東方地與中國相遠風氣不同言語亦異苟非天之賦與高出於衆人者安能變其固滯而近於正音哉牧隱先生學於中國卓爾有高明之見其於東人之詩少有許可者獨於先生之作每有所

歎賞曰平淡精深絶類及菴詩而至於平淡精深亦豈易哉平淡精深則歸於正音矣則此若干篇宜亟刋行使夫學者有所矜式也故書此以爲序焉及菴姓閔名思平官賛成謚文温

禮記淺見錄序

禮經聖人立敎之大典而切於人倫日用者也不幸火于秦漢儒勤於掇拾然簡編不得其次文理不相接間有雜引傳記不類於聖賢之言者多矣至宋河南兩程氏表章大學中庸二篇餘未及焉考亭朱先生有志刪定亦未暇焉及東滙澤陳氏之集說出學

者有所稱式然其編次仍舊學者有未滿之歎夫潮而求其源辨而得其正中國之學者猶難之況海外之一方乎我韓山李先生入學中國有高明正大之見及東還師範一方欲於是經有所論著晚年多疾竟未能就以屬門人陽村權氏陽村明敏勤儉讀書無不究尤精於性理之學嘗在 太祖高皇帝時入朝京師 帝賜對知其有學識命題賦詩使待詔文淵閣得與朝之大儒劉公董公輩日相接聞見益正所造益深矣及蒙 恩還國以讜言見忌居閒數年乃於是經專意參究更次簡編分爲經傳文義之可

疑者皆盡辨論題其目曰禮記淺見錄及我 國王
殿下踐祚起爲相職任兼成均學者益進講論不少
懈乃將前錄更加筆削積以歲月乃克成編承政院
知申事黃喜具以聞 殿下命給奉書局紙筆令其
門人金泮等繕寫以進許於經筵進講乃 命校書
館用鑄字印成以備經筵講讀以廣境內流行仍
命臣崙序其卷端臣謹受 命退而讀再遍文辭典
雅議論精微前賢所未發者多所發明可見其有功
於聖門爲不淺矣竊謂宋朝龍圖學士宋公撰唐書
貧羅人張保皐之行義至與郭汾陽并稱之其論公

不以夷夏而有異他日中國之大儒有如宋龍圖者見此錄則此錄當與陳氏之集說并行於中國而傳及於後世矣豈惟我東方學者之所幸哉恭惟 殿下稟資明睿學就緝熙日開經筵講論道義以正出治之本凡所施爲務合乎禮一覽此錄便加歎賞爰命攸司以廣其傳崇儒重道之心與人爲善之意嗚呼盛哉臣不勝慶幸之至謹頓首拜手爲之序云

送西北面都巡問使平壤尹趙公詩序

上之七年春方重外寄平原趙公受 命將行朝之大夫士咸以詩餞屬余序余惟西北一道爲國藩屛

上以接中國下以禦外侮國家遣監司守令必重其選苟非文武全才威惠兼至爲衆所服者莫能當也稽之載籍則係箕子舊封之地九疇之化八條之敎入人深歷千有餘年實爲海以東風俗之權輿矣及其季爲衛滿奪據漢武遣兵逐滿置郡後爲高朱蒙氏剖據平壤乃其所都箕子之遺俗尚存昇平六百餘年及其衰蓋蘇文作凶逆以召隋唐之兵蘇文死二子爭權國隨以滅厥後爲王氏太祖所並屢幸西都以安反側然自蘇文之好亂者不絶至仁王時則有元振崔恒者皆謀逆作亂煩兵乃平終王氏之

李爲監司爲守令者莫能以治東南方者治之專務姑息識者莫不爲之歎也至國朝南北一視恩威並行向之莫能治者已爲可治矣遂葦土人之主兵者使守令帶團練之職土人服追逐之事監司總其發縱之權輕重之體得其宜矣民之悅之者至有如解倒懸者矣然而風俗尚未醇賦役尚未均流亡尚未息學校尚未周經界尚未正户籍尚未明此在監司守令盡心與否耳惟公稟資清明識見高邁早知天命之所在從 上潛邸歸心獻計蔚爲開國元勳歷官中外皆有聲績再當危急之際贊樹定社佐命之

功常以國體安危爲已任今玆受　命專制一方余知公之至也必能宣　上德威脩明敎化守其所已成而勉其所未盡務回箕子之遺風滌去穢文之舊染薰陶德性以成禮俗家有入孝出悌之行人知親上事長之義則軍民之任庶乎兩得之矣若夫餘閒暇日登浮碧樓以望山川之勝泛大同船以興風詠之懷此則縱欲與之同而不可得已往往得佳句幸書以寄之以慰臨老之別相望之意也

贈李府使詩序

水原李使君過余寓次示以東行錄余謹詳之歲乙

亥夏五月李君以遺逸被廷舉知事蔚州既到官勵
農訓兵修城塹謹烽燧以備不虞明年冬十一月倭
寇至其境不敢入乃侵長鬐以至寧海以及于蔚珍
上命門下右政丞金公爲都統處置使徵諸道兵
水陸俱擊之慶尚道都節制崔公雞林府尹柳公簡
精銳先進挫其前鋒寇退保竹山島聲言乞降一軍
莫之信柳公乃曰威信納降自古有之安可疑哉以
失事機也單騎遂往之使一人前呼曰雞林府尹來
寇魁五人率其衆數百解甲登岸羅拜而請命公諭
以大義其魁第五者赴京納款第二者質其子公亦

留其价一人曰宜就蔚州浦以便粮餉冦魁曰惟命是從公乃還十二月冦至南浦李君接以厚居五日其第四魁者率其衆至君所固要就船飲君遂與之往則冦衆環立皆被甲露刃凜凜如也乃問之曰誘降深入而欲水陸挾攻何也君笑曰是何言哉我殿下順天應人德及遠方歸附者日衆皆待以赤心爾輩亦嘗聞之爾輩自前朝之季作耗數十年廟議欲大擧蕩盡爾巢穴今爾輩適來請降此乃轉禍爲福之日也妄生疑懼背信而去悔不可追矣冦欲加以非禮聽其言乃止然且欲走勸令偕焉君略無難

色謂其從者曰死生行止罔非在天汝輩勿疑也至對馬島有一僧來見之稍解詩君題二十字示之曰滄海疑無地今朝忽見山居僧淸且絶相對一開顔僧言於島酋乃館待以禮從者李靑等竊小冊屢請潛還君曰古人有不徑不竇者余竊慕焉且國家必遣人汝輩勿再言也居一月使者朴仁賚等至責以失信寇衆愧且悔乃送李君還 上慰問之授以今職重畿內也余嘗謂士之在平日其操守之淺深未易知及其臨患難而不易然後可以見所守之確然矣李君以一身之微陷衆寇之中鋒刃交于前安危

在呼吸之間矣乃能從容談笑曉以義理使之消其暴厲之氣而發其愛敬之心上不負許國之忠下不失持己之正非有素養者能然乎余代柳公任鷄林者三月蔚又其隷郡故於父老聞其始末今觀本錄益信之矣府之諸生誦其二十字請諸一方文士爲詩歌詠之余於是書其所嘗聞者于篇首云

宗兄獻納君詩卷序 名得孚

吾祖宗世爲晉之士族晉在三韓時隷辰韓及三國時隷新羅至高麗氏合新羅吾左司郎中公有功顯王朝贈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其後四門博士公仕高

王朝時方多難以親老乞免還鄉教養子若孫連世
登第季孫之曾孫則吾曾祖晉康君公仲孫之曾孫
則獻納君之曾祖川南處士公世居一鄉晨夕往還
出入相從患難相救農圃圖書之同樂歲時伏臘之
與遊親愛之篤不以世疎而少殺矣余少日獻納君
長我九年先我在鄉校余年十五而始赴校與之講
習唱和者五年余不意濫先登第獻納君學益進後
十二年而高科入仕成均驟遷禮官出爲郡守人稱
有惠政官罷居閒以山水自娛者數十年廷議重老
成舉以爲諫官獻納君年餘七十神氣不少衰及其

來朝庭眷皓首進退雍容　主上禮貌廷臣聳觀其爲盛朝之賁飾不爲少矣諸大夫士有舊者爲詩以賀之左政丞稼谷先生公謂曰同年生待以優禮和其詩爲贈獻納君請余序其卷端余曰古之人謂宰相爲股肱諫官爲耳目股肱耳目雖有大小殊然其爲元首之一體則同不可以輕重言也士生斯世見知於人主而得爲諫官亦不爲不遇矣余以不才承乏相職而獻納君被徵爲諫官豈非祖宗積累之厚而發於吾二人哉股肱之責則余實有愧矣耳目之責君其勉之獻納君曰余老矣苟一息之尚存則敢

不盡力以無忝我祖宗爲念哉余聞而喜之書以爲序卞春亭集有題河獻納得乎詩卷二首詩縱然林埜養殘年義膳曾知大似天好是聖朝來茹列香烟身惹御爐邊研窮聖學白髫年披霧如今快覩天朝退佩聲歸到鳳鳳凰池水暎池邊

送楓岳僧序

楓岳固奇秀可愛衲衣者棲息其間石磴千仞人跡罕到心與境靜而往往有得其道者然其稱金剛山則假藏經之說耳藏經有說金剛山者若曰在東海中八萬由旬一萬二千曇無竭常住其中則非楓岳之謂矣釋迦生西方成等正覺及涅槃與中國之成周并時矣自周以上盤古氏以來至于夏商聖賢之

衆敎化之義可稱道者非一二禹會塗山執玉帛者萬國武王伐商不期而會者八百國及旣克商封箕子于朝鮮朝鮮則在東海之上國土之多事物之繁可稱道者亦非一二釋迦所說多至萬軸何無一語及於中國之事而獨於東海之中金剛山之里數曇無竭之名數若是其詳歟其他過去未來天堂地獄之說亦皆甚詳甚悉而於現在之說都爲闕略何其人所未知者說之詳而人所共知者說之無所及歟盖皆設爲假辭使人知所畏慕而長其向善之念耳然則楓岳之見稱爲金剛山者假中之假耳今上人

之去也愛其楓岳之奇秀歟慕其金剛之假說歟假之說一出而舉世之人奔走不已余之欲辨者久矣今因上人之請詩既題其懷舊愛山之意而繼之以此說上人其叅之若曰諸相非相眞假皆空則非余之所敢辨也已

晉州客館重修序

鄉之客舍失於火至于再不克重搆者有年歲癸未今判書廣州安公以左司諫大夫出爲牧使乃相舊基稍廣其制而新之今牧使崔公判官殷君繼之而增修之安公諱曾生崔公諱遮殷君名汝霖皆以循

良見稱於世

浩亭先生文集卷之三

記

慶會樓記 在思政殿西環樓爲池種芙蕖中有二島

殿下之十三年春二月景福宮提擧司以其後殿西樓傾且危報議政府以聞 殿下驚歎曰景福宮我先考創業之初所建今遽若是歟遂幸而觀之曰樓之傾地濕而基不固也乃 命工曹判書臣子青等曰農時向近宜役遊手者亟修之子青等度地移之小西因其基稍廣其制而新之又慮其地濕環樓而池焉既成矣乃幸而登臨之曰予欲仍舊而修耳無

乃過於舊制予子青等俯伏而對曰臣等恐後日又
且傾危故至如此於是召集親勳者舊而與之爲樂
名樓曰慶會仍 命臣河崙爲記臣不敢以文拙辭
臣嘗聞孔子對哀公之問曰爲政在人盖人君之政
以得人爲本得人然後可謂之慶會矣恭惟 太祖
康獻大王以聖文神武之德嘉靖一方 天子賜國
號朝鮮遂定都于華山之陽乃建宮室以勤政名殿
且以名門其所以爲有國之本者至矣今我 殿下
克肖其德纘承丕緒事大益虔 天子錫之誥命治
敎休明境內乂安今修一樓尚慮農時之近役以游

手者不日有成且以慶會名之盖欲以清燕之暇引
見群臣之有道德而識治體者察納謨猷講論道義
以正出治之源尤有以見 殿下眞知勤政之本矣
臣竊嘗論之慶會者君臣之相遇以德也有若乾之
九五以其大德利見九二之大德志同氣合以行其
道則群賢類進而國家明昌所謂雲從龍風從虎者
也若不以其德則羣邪類進而國家晦暝矣間有以
德而進者用之不盡其材雜之以羣邪則亦於晦暝
同歸矣稽之前古堯舜禹湯高宗文武之爲治皐夔
益伊傅呂周召之爲輔則眞可謂慶會矣若漢高之

蕭曹唐宗之房魏宋祖之趙普亦可謂慶會矣然不純於德可能肩於三代哉至若武帝之公孫弘神宗之王安石亦可謂相遇矣飾詐釣名之譏大奸似忠之誚尚不能免矣何有於慶會哉又若玄宗之於宋璟張九齡眞宗之於寇準亦不可謂不相遇矣代之者林甫而雜之者欽若涇渭之分薰蕕之辨尚不敢望況以慶會言之哉以是觀之則君臣慶會從古以來實未易多見矣幸而千載一遇焉則其樂爲何如哉惟我 太祖旣以勤政爲有國之本而治之矣

殿下又以慶會爲勤政之本而懋之創垂之義繼述

之善吁盛矣哉其能追三代之慶會致三代之治效以貽謨於永世享景福於無疆者端可知矣若夫山岳之奇秀園池之窈深氷雪生乎几案江湖接乎軒楹松栢之蒼蔚花卉之敷榮風烟雲月朝暮陰晴之景物在乎觀覽之間者不敢形容之悉矣第其樓之興復有類於為國焉傾者以正危者以安保先業也築土以密除潤以深固丕基也梁棟柱石之欲其壯負重者不可劣也欂櫨椳楔之取其備任小者不可大也敞軒楹廣聰明也峻階梯嚴等威也下臨必慄尊敬畏也邀瞻不遺尚包荒也燕之相賀人民悅也

繩之不止譏邪去也繪畫不僞制度文爲之得中也觀遊以時文武弛張之適宜也苟於升降之際有是思焉而以之施焉則樓之益誠亦不小矣敢以此並記云

矗石樓記 在晉州

樓觀之經營爲治者之餘事耳然其廢興可以見人心世道矣世道有升降而人心之哀樂不同樓觀之廢興隨之夫以一樓之廢興而一鄉之人心可知矣一鄉之人心而一時之世道可知矣則亦豈可以餘事而小之哉余爲此説者久矣今於余鄉之矗石樓

益信之矣樓在龍頭寺南石崖之上余昔少年登望者屢矣樓之制宏敞軒豁俯臨澂茫長江流其下衆峯列于外閭閻棊麻臺榭花木隱暎乎其間翠巖丹崖長洲沃壤相接于其側人氣以清俗習以厚老者安少者趨農夫饁婦服其勤孝子慈婦竭其力眷歌運卷而俯仰漁歌緣崖而長短禽鳥鳴翔能自知於蔑林魚鼈游泳亦無戹於數器物於一區而得其所者俱可觀矣至若繁英綠陰清風皓月以時而至消長盈虛之化晦明陰晴之變相代而不息樂亦無窮矣且其名樓之義則有淡庵白先生之記其略曰江

之中有石矗矗者搆樓曰矗石始手於金公而再成
於安常軒皆壯元也因是有無名爲題詠之美則有
勉齋鄭先生之排律六韻常軒安先生之長句四韻
亦有耘隱偰先生之六絶勾和韻而繼之者有若及
菴閔先生愚谷鄭先生彜齋許先生皆佳作前輩之
風流文彩因可想見矣不幸前朝之季百度陵夷邊
備亦弛海寇深入民墜塗炭樓亦煨燼矣天啓國朝
聖神相承治敎以明恩濡境中威振海外向之爲
寇者扣關乞降絡繹以獻琛濵海之地日以闢人烟
再密鰥寡含哺班白之老酌酒而相慶曰不圖今日

眼見昇平然 上心猶以爲吾治未足每降 敎旨
禁用民力守令於事涉農桑學校之外不敢擅興一
役鄉之父老前判事姜順前司諫崔福麟等與諸父
老議曰龍頭寺邑初相地之所置矗石爲一方之勝
槩昔之人所以奉娛使臣賓客之心以迎和氣而惠
及鄉民者也廢之久不能重新是吾鄉人之所共爲
責也乃各出財使鄉之僧奠香龍頭寺者端永幹其
事余以此聞于 上得蒙下旨勿禁歲壬辰冬十二
月判牧事權公衷至與判官朴施絜採諸父老之言
越明年春二月修築江防分民作隊隊各一堆以除

田里積年之患不十日而畢乃於是助其不給召集
游手者數十輩俾勤其力至秋九月而告成危樓聿
新勝觀如舊今判牧事柳公淡判官梁施權繼至而
楮墨之且因登覽謀所以灌漑者造水車築堤堰以
興民利父老具其始末請於余曰江防之築矗石之
營皆子之指畫而樓成之况蒙特 旨榮耀一鄉者
至矣數君子之爲民慮亦可謂勤矣盍爲記以示不
泯余曰此皆由於父老之志顧余何有焉然既以人
心世道爲喜且於父老之意有感焉謹書前後之見
聞者云且夫竊惟登是樓者見汀草之始生念天地

生物之心思不以一毫不仁之慘而害民生見田畓之方長念天地長物之心思不以一毫不急之務而奪民時望園木之始實念天地成物之心思不以一毫非義之欲而侵民利見場圃之方積念天地育物之心思不以一毫非法之歛而掠民財推是心而擴充之不敢獨樂於己而必欲與民同之則人皆知世道之和人心之樂實源於 上德之深厚而皆願效於華封人之祝矣則父老之拳拳焉用意而興復者夫豈偶然哉余幸致仕之日已近思欲匹馬還鄉與諸父老每於良辰勝日觴詠於樓上同樂其所樂以

終餘年父老其待之

矗石城門記

自古以來理亂循環盖其天數之盛衰人事之得失相因而然也古之人修人事以應天數故寇亂或興而終莫能爲患也余於吾鄉之城有感焉余昔總角之日遊學于此每見城塹之遺基不知其歲月問之耆舊亦莫徵當時閭閻熙熙烟火相望海寇之鼠竊者雖或間發康州吉岂之伐亦足以摧挫而合浦之鎮分兵相救若雷厲而風飛然人不知修城塹爲急務也余旣冠從宦十餘年來寇之登陸者歲益深在

丁巳之秋廷議重備邊遣使諸道分理州縣之城鄉人即舊基築以土不能經久隨復頹圮奉使者豈得辭其責己未秋令知密直裴公來鎭康州移牒牧官俾復修之遣叅佐督其役易土以石功未半而寇陷賴江城郡之山城一鄉人有所依據得以却寇鋒然城狹而高不能以容衆又去州理遠倉卒勢不能及寇旣退牧使金公因民情而出令曰州之城今可以畢修矣聞者咸願爲之役於是丁均其役躬自監督不日而畢城周八百步高三仞有奇置門三西曰義正北曰智濟南曰禮化皆樓其上焉登而四顧則菁

川繞于西長江奔于南品字隍列於東三池匯其北又開塹于城池間自西而東折而又南以至于江形勢之勝固可以一當百矣城旣成矣寇不復敢近而一境賴而安嗚呼作之之難不如興復之爲難有始之難不如有卒之爲尤難也事半而功倍者余於金公見之矣公諱仲光爲政務大體有長者風嘗爲濟州牧及側之俗服其義及還朝宰相以能理劇舉故有是任判官李君任忠亦端人也助公以成

鳳鳴樓記 在晉州 今儀鳳樓

晉余鄕也余知形勝矣飛鳳之山張翼而止于北望

眞之山龍翔而拱于南長江流其間西東諸山宛轉而田環矗右之峯橫江北渚因峯爲城旣險而高昔有樓在峰頭登臨之美冠於一方飛鳳則連長白而接于閬風望眞則連智異而智異又連乎長白與之並峙矣江之水則又源乎智異而智異之東北衆山谷之水合而爲一山之長水之深其氣欝於中人衆而物阜往往出奇偉之才從古爲巨邑不亦宜哉客舍之南百步許有舊樓三間虛其下以通往來謂之樓門而未有名旁列老樹數十株含風蔽日爽氣自至公舘民廬竹林花木隱顯而相接山光水色烟霞

星月暎帯乎其外游觀之適實在粤廓之間矣領牧事正憲大夫崔公既到官與判官殷君共圖治效凡可以起廢者靡不爲之乃謂州地極南夏暑尤甚使臣賓客之待宜有凉處矗石之樓毁已久且阻公廨豈若修此樓功省而事便集工人使以農隙整欹易朽補增其短窄而赭堊之既扁之曰鳳鳴屬州人前尚牧全君倸請余記余竊惟鳳王者之瑞也昔周盛時鳳凰鳴于高崗今 明主在上躬行仁義任賢使能尤重親民之職崔公以慈詳愷悌之資出宰一州奉宣 王化乃以鳳鳴名樓盖欲以文武之德望於

吾王而庶幾有鳳鳴之瑞也可見其敬王之至
而愛王之深矣抑嘗聞漢之黃霸守潁川鳳凰至
官舍治爲天下第一徵入爲相功光于時譽流後世
此晉人之望於崔公者而崔公之亦宜自勉也余少
日侍親于幢南里之家去樓二百餘步及至從宦每
二三歲必謁告歸寧定省之餘登覽茲樓者不知其
幾回矣今余老矣官品妄高二親俱不在風樹之悲
其可勝哉思欲乞身還鄉拜掃墳塋與崔公共一登
臨以賞重新之制以追舊遊之樂亦不敢果矣余與
崔公尊祖江陵君同里㭗京獲聞長者之餘論知崔

公素有家庭之訓今又聞爲政之最故不以文拙辭因以附余之感而悲者云

惠利院記 在慶州

鷄林新羅氏之古都入前朝爲巨府人物之繁夥史具可見也及其叔世倭寇爲患者數十年可悲之甚矣余於庚午春將適蔚州道過城南寄宿天王寺堂頭然上人接以良話明日出門則寺以東杳無人烟行九十餘里以至于蔚州則孤城去海不滿十里賴有戰艦分泊浦口以備不虞耳其戍卒轝兩月一更代魚盐之貿易者亦時至其於九十里往還之間祈

寒暑兩或値日暮無所於止息草窩之可慮虎豹之可畏不能不呻吟炯炯以待曙光於林莽之間矣余將還又宿天王寺語及羈旅之苦行役之難上人曰余雖出家爲養老親不能遠離鄉井子之所言余所悉知也親已歿願以追福之餘就於半道搆一小院力不能足耳余聞而義之明日上人送至大悲院丁丑春余尹府而至則上相尚無恙云退之暇相與之話舊上人乃曰余於向之半道卜得古之人所謂德方洞者前後皆山草木叢茂澗水中流可以爲燠房可以爲凉軒旁有閒地又可以種蔬果誠宜置院以

便行旅而南靜州得溫李節制從周共助其費幾乎有成矣余聞而喜之欲於暇日相與一往觀之而未遂也今余奉使命又過府境上人出而見之喜滿于色曰吾之院既成而子方有中國之行不敢請陽村權公已記之矣余猶不得院名請子幸名之以光吾院余曰吾東方道途之有院宇即周禮廬宿之遺意而爲政者之所當務也今上人孝其親以誠又推其餘以及於行路之人是其惠人利物之念發乎天性之所固有而不容已者若此其視深山窮谷之中坐於空寂如槁木寒灰無所事於世者相去豈不遠乎

是宜有以名其院而使夫來者有所觀感也於是名之曰惠利仍次其前後之相語者以爲序云

衢謠樓記 在比安

親試科第三人右正言知製教朴君瑞生將往故鄉拜掃先塋告余別且請余曰吾鄉比屋舊爲尚州屬縣去州六十餘里縣吏五日一詣州聽命奔走猶恐不及往往有緩急州吏到縣則施辱縣吏流毒縣民有不可勝言者矣前朝之季事多倉卒縣之勢日蹙矣至我 國朝具知其故諸屬縣與州相阻者皆置監縣官一人使自爲治吾鄉例得官然後吏民稍至

蘇息歲癸未之春監縣官俞君讓到官凡可以起廢者靡不圖之一日集縣之父老而語之曰館宇所以接待使命宣布德威者也縣既非前日之比矣館宇卑狹如此當夏之熱無以安使命父老亦能爲愧乎咸曰惟命館之南有通衢老樹數株夾衢而峙乃就其陰搆樓三間役民農隙不月而成坐而四顧則青山旁圍澗水流前緑陰滿地清風自至實有登臨之適矣請子幸名之且爲記以光吾縣也余曰拙文安敢爲然余嘗聞堯舜之民比屋可封今聞比屋之名不能不有感於懷矣士生斯世幼而讀聖人書孰不

有堯舜君民之志哉卒未有能行之者謂之何哉夫
堯舜之道仁義而已矣仁義人心固有之理人皆有
是心而心皆有是理矣但不能盡心焉耳上有盡心
之君下有盡心之臣君臣相遇自古爲難矣正言既
比屋世家夙聞比屋之名其有堯舜君民之志者爲
不淺矣逢辰休嘉射策　王庭超陞侍從之列職之
以言責君之知非不深矣君之任將大矣他日以堯
舜君民之心行堯舜君民之政使吾東方有比屋可
封之俗則必自子之縣始矣旣有可封之俗則必有
康衢謠矣館之南有樓樓之南有衢則縣民之謡于

是衢者將必源源而不已矣登是樓而聞是謠者其樂爲如何哉敢以衢謠名樓可乎正言拜曰大哉言乎鄭生烏敢當哉然此意敢不歸語鄉人父兄服膺而勿失哉余老矣不能盡心者矣旣以名樓且重有感於懷矣故書以爲記

振威縣客館記

振威旁於大路勞費倍他縣爲治者苟非用心之至無以安民生而集事功也縣令李使過余水原旅次勞問之且曰縣之客舍幾廢矣余與縣入圖所以重新達于都觀察閔公至于再公許之且助其費余於

是募集游手食以捧祿之餘伐材陶瓦即舊基而增
損之崇堂于中翼其兩旁折為燠房凉軒以至廊廡
閈閎靡不新之揔若干楹塗以赭堊繚以周垣既成
矣公來觀之曰不圖縣令之若是也宜記以示後不
閱月而公還朝嗚呼公今已逝矣言猶在耳不敢忘
也請子幸記之使無負閔公之意也余曰拙文安敢
爲然念余昔觀察全羅之日道過縣寄宿其所謂客
舍焉地卑而溼楹桷之朽且危者殆半夜雨方作余
畏下濕而上漏不能卧而寢之天明將行老吏數人
送門外余問客舍何至是乎對曰三四十年來郡縣

多故民不聊生加以弊縣路通南北使臣賓客之行絡繹迎送供億惟恐不能給館舍之修何敢望乎我輩誠措躬無所矣余聞之惘然者久之而去屈指六年于今矣侯之有以起廢者如此向者老吏之言一何遠也不知侯何修而致此歟可以見今日之世道已異乎向之三四十年侯之爲治亦非三四十年之爲令者所可同日語也甞謂館舍所以供使命宣

上德威者也爲守令者坐視其廢而不修是不虔也然而守令之號能興作者例用民力或至於奪民時以爲民患侯之此舉則止役遊手之徒使一縣之緣

南畝者不知縣官之有興作是可書也使名稚鷄林士族也捷科制登朝聯以文行見稱出爲是任乃能不卑小官盡其所當爲見於事功者繼使爲治者念前日以廢之不能修知今日興復之不容易省領而察漏圖難於其易以時修完無使歸於復廢而已

不毁樓記 在金海

金海古之駕洛伽倻也駕洛與新羅并起首露之生儘奇異遺俗尚有淳風且其登臨之美冠於南方金剛社之小軒爲第一社有山茶樹蔭于一庭前朝忠烈王駐輦于此賜號將軍父老相傳以爲美談余昔

意於求記與名者豈非俱可爲世道喜哉况其余昔
徘徊之地乎余是以不固辭名之曰不毁且書前日
之所嘗見聞而今日之感于懷者以爲記登是樓而
見是篇者苟能反求諸心不以耽樂毁其節不以縱
傲毁其德不以私意毁其公道不以偏見毁其正理
不以一毫之惏而有毁於仁不以一毫之欲而有毁
於義思所以不毁國家之典則思所以不毁祖父之
訓戒凡可以不毁一身之事業者靡不思之以至於
永世不毁之地則登樓之益誠不小矣若夫景氣之
紗制作之精非目接難以致詳矣安得天假之年致

仕還鄉泛舟於矗石之江順流而下以至黃山之浦一登樓上更賦一篇哉安公名純判門下贊清先生之孫開國功臣興寧君之子觀此舉亦知有雅量文致矣

寒碧樓記 在清風

昔余屢過竹嶺路清風郡守每於路旁相候而送之言郡形勢必稱寒碧之爲樓且誦朱文節公四句詩余聞而樂之乃緣悤悤未暇一人而登覽今鄭君守弘以書請余曰郡之寒碧樓名於一方儘奇絕可償數十年來雨漏風摧殆將廢矣余到郡幸值國家閒

暇今年秋請工人修之樑棟軒楹朽者欹者靡不易之以新請子幸爲記以示後來余謂樓觀之修治守令之末務耳然其興廢實與世道相關世道有升降而民生之休戚不同樓觀之廢興隨之夫以一樓之廢興而一郡之休戚可知矣一郡之休戚而世道之升降可知矣豈非相關之甚者哉今此樓以數十年摧朽之餘至鄭君爲政之日而重新之可以觀世道之有異於數十年之前矣然今之郡縣尚有不修之樓觀則亦豈直世道哉若鄭君可謂順世道而爲治者矣余昔觀察忠清道鄭君方知事安城名在最中

余始識其爲人故書此以爲記且溪山之勝制度之美則非目接無以致詳矣清風之號寒碧之名聞之尚能使人骨冷他日倘能遂赤松共遊之計舟過竹嶺之路則當爲君一入而登詠文節之詩想見其人於數百載之上且賦君遺愛詩一篇而去

彌勒院記 院名屈坡在懷德

余嘗歸寧于鄉道過懷德縣之東境山川縈紆草木蓊蔚中有路狹且險路傍有院宇巋然出林表余望而下馬登樓納凉移時覽觀溪山之勝欲留詩未暇而去院名已忘之矣今者前公州牧使黃君自厚以

吾牧隱先生所著彌勒院南樓記來請余題其後余閱其形勢則余所嘗登觀者也院之經營始末與夫黃氏父子兄弟慈愛友恭樂施於人則先生之記盡之矣今其孫又能體祖父之意不惟修治不懈而又作室于東西以別男女之所次且求詩於縉紳間欲益顯其祖父之德之義其志亦可尚已

贊

獨谷讌座圖贊 成石璘 譔文 景昌寧人

維獨之愼曾思所傳聖門心學實此攸先維翁之獨蓋得其情維情之得于谷以名惟谷之密有隱其堂

肅然讌坐閉户焚香白髮朱顔壽而且康有存乎内
體用攸通無慕乎外仕已攸同誰其圖之宛在堂中
温乎和氣肅乎清風維身之獨見圖即然惟心之獨
匪圖能焉欲形於言難極其微即圖爲贊敢謂庶幾

敬烈公眞贊 并序 門下評理朴普老

余少也見敬烈公于廣衆之中識其美鬚髯長軀幹
風度過人而已及前朝之季將相多不得全而敬烈
周旋數十年不避艱險卒以功名令終余然後知敬
烈之有諸中者亦有過人者矣有二子伯氏曰孝寛
仲氏曰專古俱有孝行請工人寫眞以盡如在之誠

久而不少衰一日仲氏來請余贊余嘉其孝勉爲之

贊曰

於維敬烈有美其儀夷險一視文武攸宜乃心惟謹
著勳于時有子懇懇能竭孝思寫眞惟肖如在事之
凡百人子庶其取斯

祭文

祭權陽村文

道無古今因人以明人之明道世不常生中國猶然
況吾一方於維陽村天挺之良稟資純粹學問夙成
溫恭勤儉惟德之行洙泗微旨濂洛格言潛心積力

靡不窮源入學之說辨禮之論開發蘊奧有功聖門施諸事業克裨綱常作爲文字有光典章踐履之正夷險不殊操守之確始終不渝念在乙酉我始識君師事牧園共期有聞乃値庚午同竄南荒上黨雨潦天意孔彰及乎乙亥共覩 高皇右順賜對咫尺耿光辭直理順國勢以昌爰及庚辰共戴今 王載忝勳盟出入廟堂平生出處蓋與相同功磋之益每幸于襄惟君之生少我六年惟君之知實在我先我頭已白君髮猶青謂當大用克致邦寧何期一世違世遽爾 上心所悼國人所悲國疑誰質國病誰醫況

我孤陋有過誰覡洞酌之微而情靡涯

説

心字說

心者理與氣合者也先天地而無始後天地而無終者理與氣也此之謂太極也太極者理也其動靜氣也此天地萬物之所以爲心也所以無極而太極者天地之心也萬物各具一太極者萬物之心也人於萬物之中得其氣之正且通者故理之寓於是氣者無不全物則得其氣之偏且塞者故理之寓於是氣者不能具此人物之所以分也然其正且通者不能

無清濁純雜之不齊故有智愚賢不肖之不同偏且塞者亦不無一路之良知故有近於父子君臣報本有別之倫理者斯可見人物之心無非理與氣之相合者也專以氣言則五臟之一物專以理言則五性之總名惟其理與氣合者斯謂之心矣理與氣相離則理自理氣自氣便不可謂之心矣舜之命禹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以其理與氣之雜於方寸之間者分以言之以為精一執中之戒此其萬世心學之淵源也數千載之下乃有周子太極圖說程子朱子敷而行之理氣之說明且備今之學者一何幸也知此

則可以知死生之理矣可以知生順而死安矣

性字說

性者天理之在人心者也仁義禮智信其名也在天爲理在人爲性其實一也寂然不動者其體也感而遂通者其用也惻隱羞惡辭讓是非用之見於外者也觀其見於外者則可以知其體之有諸中矣此所謂本然之性也惟其資禀不齊故有昏明强弱之不同此所謂氣質之性也孟子言性善此極本窮源之論而不及乎氣質之性荀子言性惡楊子言善惡混韓子言性有三品是皆言氣質之性而不及乎本然

之性夫本然之性則堯舜與塗人一也而氣質之性則十百千萬之不同然而強勉學問而變化其質則本然之性即此而是矣有如一般明珠在清水則明在濁水則昏水之濁者淘汰而至于清則與夫本在清水者無以異其明非外求其昏非固有在能淘汰而已耳循是性之自然者道也行是道而得於心者德也苟能明於字義則其可以知性矣亦可以知道與德矣知之明則行之正矣未有知不能明而行得不差也

名子說

木之生久則必聳于巖壑水之流久則必達于溟渤人之學亦然久而不已則必至于有成名汝曰久汝其顧名而思義毋敢放肆毋敢逸遊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今日行一善明日行一善日慎一日雖休勿休則可至于成人矣不然日損月退必爲小人之歸矣汝其敬之汝其勉之

議政府相規說

自有載籍以來人臣言行可法可戒者不爲少舉其尤大彰著者而言之則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畏達于上下敬哉有土臯陶之告舜也耻

其君不爲堯舜有一夫不獲其所若已推而納之溝壑伊尹之相湯也旁求俊乂列于庶位傳說之相高宗也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太公之戒武王也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僻民用僭忒箕子之告武王也夙夜罔或不勤不矜細行終累大德爲山九仞功虧一簣召公之訓武王也一食三吐哺一沐三握髮以禮賢士周公之相武王也行已以恭事上以敬養民以惠使民以義子產之相鄭也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仲尼之論

爲政也五畝之宅樹之以桑百畝之田勿奪其時謹
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孟子之論王政也正其
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董仲舒之論王道也
開誠心布公道舉遺逸廣忠益不使庫有餘帛廩有
餘粟諸葛孔明之爲王佐才也罄竭心力知無不爲
薦進人物爲已任房梁公之相唐宗也仗忠信安義
命郭汾陽之保終始也正已格君知人處事眞西山
之論相業也瑣瑣姻婭以為膴仕不聞不任以罔君
子師尹之亂周也好貨而專利使監謗者道路以目
榮夷公之誤周也飾詐釣名希世取寵公孫弘之被

譏也不學無術陰妻邪謀霍光之絶祀也重密複壁田園極膏腴冀之取滅也華而不實欲而無厭張華裴頠之及禍也貌柔陰賊偏忌忤意者皆中傷之李義府之責唐家也善探上意善養君欲杜塞言路排抑勝己口有蜜腹有劒李林甫之亂唐也奸邪陰狡小不附己必欲置之死地盧杞之誤唐也弄權柔猾杜塞人言政以賄成僭侈無度胡椒八百斛他物稱是元載之取滅也妬賢嫉能無與爲比盧多遜之見竄也務財用行新法引用小人王安石之禍宋也閉塞言路招權納賄姿行威福賈似道之致家國俱

亡者也登是府者見其可法者而必欲有諸巳見其可戒者而必欲無諸巳兢兢業業日愼一日則不患不爲君子而家國俱榮矣反是則難乎勉於禍矣嗚呼可不懼哉可不欽哉

循資格說

書曰官不必備惟其人爵罔及惡德惟其賢官爵者人君所以待賢才而與之爲理者也循資之格但以歲月久遠勤勞多少爲等第賢智者宜在上而反滯乎下愚不肖者宜在後而反居乎前以致玉石相混薰蕕無辨此朝廷之所以不尊而庶績之所以不熙

也願理之君其可以此爲用人之法乎

策題

王若曰帝王之治必有其道帝王之學必有其法堯舜禹湯文武之爲君其所以爲治而所以爲學可得聞其詳歟厥後漢魏秦隋唐宋之君治與學其有可法者歟抑無可戒者歟吾東方有國自箕子之朝鮮以及前朝其有治與學之可言者歟我 太上王應運開國予以否德纘承丕緒夙夜祗懼罔知攸濟非不有志於治而治未見效非不有志於學而學未有成何修而可以至於二帝三王治與學之萬一歟爲

治之道何者爲綱何者爲目而爲學之法何者爲本何者爲末歟其所以終始用力之方又安在乎諸子博通經史必有能言是者願聞其說

王若曰爲治之道必有本末行道之序亦有先後唐虞三代之治本末先後可得言其詳歟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以禹湯文武之聖其所損益之不同何也三代以降稱善治者漢唐宋而已亦有本末先後之可言歟漢繼於秦唐繼於隋宋繼於柴周其亦有損益而已歟惟我國家承前朝衰亂之季 皇考太祖拯民塗炭之

中創業垂統　予以否德繼述惟謹夙夜不敢遑寧期治乂安然而民心習俗尚循前朝之舊可得無所損益而能治歟若之何則陰陽和而風雨時朝廷正而習俗美歟若之何則賦役均而民産足軍政修而士卒精詞訟簡而冤抑伸歟若之何則民有定居而流亡歸民不益賦而用度裕歟三代以上之治道可得施其萬一歟諸子素有講論必知其說陳之無隱

右二首策題　上親臨試士和先生承　命代題

問有天下國家者莫不欲治安而惡亂亡其所以治日少而亂日多者何歟堯舜之所以致雍熙之治者

何道而禹湯文武之所以躋世隆平歷年悠久者何道歟厥後漢唐宋之歷年幾於三代其治效之不逮者何歟享國最短者莫若秦隋而唐末之五代尤甚其所以然者何歟抑以吾東方言之檀君之朝鮮則無籍可考矣箕子之朝鮮赫居世之新羅俱歷年一千其道何由弓裔之高句麗甄萱之百濟俱不旋踵而亾其故何歟前朝王氏之歷年亦幾五百其所以就亡者何故歟我國家受命奄有東方今 殿下天性聰明勇於爲善伊欲致治敎之休明歷年之永久其道安在其悉陳之毋泛毋略

問聖賢之論心性尚矣舜言心湯言性其所以執厥中綏厥猷者可得聞其詳歟孔子再言性其不有同異之可言歟曾子言心子思言性何所本歟孟子言性善其有所本歟荀子言性惡楊子言善惡混韓子言性有三品其亦有可取者歟老佛虛無寂滅之說其亦有近理者歟至周子有眞靜之說亦何所本歟程子有論性論氣不備不明之說亦何所本歟朱子序中庸言心序大學言性其旨何歟三代而上心性之論在乎上三代而下心性之論在乎下其故何歟伻欲明聖賢之學以致聖賢之治其要安在請聞其

說
問輔相之職固難矣其所以能盡其職者何道歟若
昔稷契皐夔之輔堯舜益伊呂周召之相禹湯文武
者可得聞其詳歟至若漢之蕭曹唐之房杜宋張可
稱者何事歟蜀漢之諸葛孔明尚論者稱爲伊呂之
匹何道而然歟及至于宋可稱者誰歟眞儒輩出道
學復明其不得見用者何歟恭惟我 主上殿下天
性明睿聖學緝熙圖任舊人期治隆平若之何則能
盡其明歟三代以上輔相之道可得行於今日歟諸
生學通古今請聞其說

疏

請正文廟位次疏 辛巳○疏全文今不傳

請正文廟位次一依中朝顔孟陞五聖子張陞十哲以木主易塑像

乞聽政疏 戊子○出國朝寶鑑永樂六年太上王昇遐上哀毁不聽政先生陳疏乞聽政

臣竊謂人君之德莫大於孝而致孝之道與衆人不同諒闇之法殷周之前已不能行惟高宗行之周成王崩康王即位受群臣朝釋冕反喪服先儒謂天子諸侯之禮與士庶人不同蓋人主當以天下國家爲

體宗社生靈爲計大位不可以久曠大權不可以暫
分觀其時勢不得不然故也殷周盛時人心淳厚世
道隆平諒陰之法猶且難行況後世乎自漢文帝遺
詔短喪之後歷代遵守皆不行三年之喪惟晉武帝
魏孝文周高宗獨能行之然軍國重務皆自聽斷宋
之眞仁英神四宗皆賢主也外廷羣臣皆用易月之
制而內庭實行三年之喪今考當時帝紀坐朝聽政
除拜大赦皆在未葬之前夫宋三代以後治教休明
之世眞儒輩出制度文爲皆可爲後世之法故今日
外庭羣臣行喪之禮悉遵宋制今我 殿下哀慕

太上誠孝切至深居諒陰不肯聽政羣臣遑遑罔有
稟令前 曰 臣 等謹率百官合辭以請聽政 殿下不
即俞允臣聞 命不勝感愴竊伏惟念舜稱大孝周
公稱達孝蓋遭父母兄弟之變而善處之者也戊寅
之變奸臣秉我 太上之不豫挾幼謀亂宗社安危
間不容髮幸賴 殿下應機誅除再安宗社萬世永
賴則我朝鮮億萬年無窮之業 太上開之於前
殿下定之於後其善變而能繼述者實可與舜周公
無愧矣是蓋以宗社為念以行大孝矣今我國家雖
號小康中外之處不可不慮 殿下欲效三代盛時

之禮恭默不言不肯聽斷 臣 等竊恐庶事必至於陵
替或貽宗社之憂終有虧於大孝也伏望 殿下抑
哀順變一遵宋朝之制素服臨朝日聽庶政上以隆
宗社之大孝下以慰臣民之輿望以永 太上草創
之業以貽萬世持循之法 出國朝寶鑑

自辨疏 癸巳○出國朝寶鑑以下三疏全文今不傳○時諫官以先生及陽村所撰收隱行狀碑文事廢請訊先生依法治罪陽村斬棺瀦宅籍沒家產以徵後來先生凡四上疏自辨得免

再疏

三疏

四疏

所謂忌公者指南誾鄭道傳而言也若用事之臣陰謀之事皆以爲出於 太祖之命則如縊殺李種學杖殺李崇仁等六七人之事豈 太祖之所知哉

荅曰覽實以聞 上仍謂議政府六曹臺諫曰河崙權近所言用事者非指 太祖明矣

浩亭先生文集卷之三

